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二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經籍門

易

伏羲以上無圖書

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不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易本義序

三聖作易之旨

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

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啓蒙原象

凶吉悔吝之理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本義

易道無窮

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語或問

易者理之體質

易言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之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易者變易之義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

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暑暑了寒日往而月来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管相易

易之為義有二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易ゞ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来交易陽两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来只是其象如此

易包涵萬理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自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

彖象卦爻繫辭

元亨利正以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

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文公語錄

天下事無不出於易

易須錯綜看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

易之蘊無窮

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意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

盡儘推去儘有也

古易與周易不同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正是教人利於正正吉是教人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又多

羲文孔子之易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正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易不可作一意看

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

看易當分三等

讀易當分為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自有許多文字言語只

是其卦有其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正坤元亨利牝馬之正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自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正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易別是一道理

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

聖人未嘗教人讀易

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為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極難理會底事非他書之比蓋易只是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

子始取取敷繹為一經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當初

只是卜筮之書耳

易本為占筮設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

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

去

聖人作易教卜筮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

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

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所以明吉凶

易當來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

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

明吉凶

易定天下之吉凶

熟讀六十四卦則學得繫辭之語真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

易本卜筮之書

是本是上古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正本意只說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切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

君子當隨卦用易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六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曰不然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下有水蹇則猶可

蹇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脩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無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易彖說得情狀出

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讀易當先正經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

讀易當先四書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序讀論孟中庸庶幾有益也

易經繫前後不同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剗地好

易說盡天下無窮事理

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易傳字字有用處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易傳言理甚備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已上二十七段並文公語錄

畫前有易之理

易有太極是太極未判之前有易之理矣及伏羲者作則而象之八卦由是分焉然不知伏羲止畫八卦至於六十四卦必有待於文王與之重畫而後成全易何哉毋乃文王所重之卦於伏羲未畫之前無有也與夫畫前有易之說迨不足信歟

先生問邵堯夫云須是畫前元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永有畫前蓋可見也姑神農氏之耒耜取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取渙服牛乘馬取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頤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有易乎龜山

河圖洛書之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近於神怪先儒因是肆為誕謾之說有如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生池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常言龜龍之兆又何常言九篇六篇乎鄭氏讖緯之説何特此爾劉歆則曰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洪範是也又或曰河圖九宮洛書五行巧者從從為圖以示人曰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河圖為生數洛書為成數狗辭失理未知孰是

自夫子有聖人則河圖洛書之言箕子有天錫禹洪範九疇之文而後鄭康成劉歆等肆為誕謾之說抑不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焉蓍生而八卦成矣何待圖而畫卦乎設河圖不出則八卦無由畫也若謂伏羲畫卦本於河圖則夫子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矣乃兼洛書而並則之

何哉既曰則圖書以作易是伏羲之時圖書並著矣何待大禹治水之
後而後天錫以洛書乎若以洛書出伏羲之時人不能知必待大禹而
後序之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乃何如人皆不知洛書必待大禹而後
知之乎審此可知其妄不知箕子夫子之言有旨也伏羲之前太古荒
唐未有文籍結繩而治大事則結爲大繩小事則結爲小繩及有聖人
者出天將以斯文開覺後世故河爲之出圖洛爲之出書然孰知其爲
何物哉伏羲觀河洛之瑞以爲天下不可以無文於是因神蓍而畫八
卦書契始行乎天下故夫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孔子亦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此見夫子謂聖人則之者時因圖書
之有文始作易以明道矣何嘗依其數而畫卦乎若謂天錫禹洪範九
疇亦何嘗有物以予之乎有物以予之則天錫王勇智亦以其物也盖
九疇之本在乎五行五行之本又在乎水水性失則五行之性失五行
之性失則九疇不得其序矣觀箕子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不過治水無功爾而與汨亂五行帝爲之不畀九疇則知禹之所以序九疇由五行得其性五行得其性由水性之順也故舜亦曰地平天成是也箕子以初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次三曰八政以至於五紀皇極以下各有其倫然非五行得性則五材不爲人用不能一日以相生何暇詳及他乎黃帝堯舜之時九疇未嘗不存也當洪水之患則蛇龍居中國斯民無地可居無穀可食雖欲敬五事欲治八政欲協五紀建皇極得乎是以天錫禹九疇必於治水有功之後也何嘗以洛書與禹乎是皆世儒不究理之所在好爲奇巧之說也近世歐陽子儒之達者也厭世俗附會之說則以河圖洛書古未嘗有也疑易大傳多非夫子之言然河圖之瑞書顧命與魯語皆明言之不可以爲無有明矣若易大傳非聖人之言又誰能爲是言耶歐陽子非妖怪之說是矣而又矯枉太過也

河圖之太極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

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
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滎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
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旋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
七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
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即此圖之正印也自後
世株守拘攣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為不用十數或以為不言成數
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於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
則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於
其中矣一與五為六水成也三與五為八木成也四與五為九金成也
二與五為七火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
真可與識者道莫為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為
少陽八為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
露於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為十數五皇極六三德
七稽疑八庶徵是為二十六數以次九而定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

圖本數數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是為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為二十五合而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曾因是而為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即洛書之五十五洛書之五十五即河圖之四十五也

河圖自然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文公

與圖書之數相參

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易啓蒙

其數出於河圖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取那天五地十衍出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者（文公）

大衍河圖之分

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言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有五之數

契合圖書之妙

來喻謂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文公）

衍五而為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各為五十矣河

圖之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爲則五自含五數而并爲五十矣易啓蒙

有氣便有數

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黃義剛

陰陽奇偶之數

天地間只有箇奇偶奇是陽偶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是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文公

數以六十為節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

申十二辰亦揍倒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
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文公）

卦雖八而數十

卦雖八而數雖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
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盖是一箇便
包兩箇如木包甲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所以為
十（文公）

參伍錯綜之說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真為
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
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二而
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文也易所謂三五以變
者盖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

參而要其齊如何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文公答王仲禮參伍說)

天地奇偶之數

天數伍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伍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易本義)

說蓍說理之別

數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蓍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

其數與蓍數同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文公)

康節理與數合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文公

康節數得於胸中

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胸中文公

論道生一之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某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文公

連山歸藏之名

以連山歸藏為伏羲黃帝之易者自杜子春之言始以連山歸藏為夏商之易者自鄭康成之言始夫所謂連山者取山連不絕之義也新謂

歸藏者取萬物歸藏之義也故連山首艮艮為山也歸藏首坤坤為地也因是卦以辨是名因是名以究是意亦猶周易以乾為首而有取於周普之義也然一連山也一歸藏也子春以為作於伏羲黄帝康成以為作於夏商二論矛盾將何折衷子春之言是邪歸藏何以曰堯降二女又何以曰殷王則歸藏非黄帝連山亦非伏羲矣康成之言勝邪世譜何以曰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連山歸藏亦不可謂之夏商矣愚嘗因是而究其說盖伏羲黄帝造其名夏商因之以作易其可證者有三禮運曰吾得坤乾註之者曰得商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歸藏既為商之書則連山寧非夏易乎其可證者一也皇甫謐云夏因炎帝曰連山殷因黄帝曰歸藏連山果為伏羲皇甫謐又安得謂之因炎帝乎此可證者二也周正建子盖得天統故周易以乾為首商正建丑實得地統故商易以坤為首夏正建寅實得人統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夏易以艮為首是則三代之易皆取於三正三統之說烏得為伏羲黄帝乎此可證者三也證之以三者之說子春之論有不攻而自破

矣不然李江之序元包何以曰夏連山殷歸藏乎雖然連山久亡歸藏不行又未有如周易之為得也

周官三易源流

周官三易者太卜簭人所掌也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而簭人則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參諸傳注一以為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一以為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夷考諸說鄭氏注以為連山似山出内乎氣歸藏萬物莫不歸藏於中也杜子春以為連山宓犧歸藏黃帝釋曰按今歸藏坤筮堯降二女節卦王其國趙商問子春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何由知之鄭氏荅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易夏商周故易贊云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而禮運注亦曰得商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若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豈得有堯商之事蓋子春之意宓犧黃帝造其名夏商因其名以作易皇甫謐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蓋得之矣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周易以乾為首天能

周所萬物故曰周易夏商易以九六不變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
合諸家之說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周官所掌三易之義見矣用敢鋪
繹其義為之序曰自昔聖人之作易莫不有義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
於地理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觀其象取其用具其體則易之道備
矣易與天地準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帝之為帝王之為王大
之為山川流峙微之為洪纖動植無一物而非易亦無一息而非易也
大哉易乎先天有易其真未漓後天有書其秘已泄粤自宓羲氏王天
下始畫八卦以乾為天以坤為地以震為雷以巽為風以坎為水以離
為火以艮為山以兌為澤一卦具一象一象具一義凡物莫不資始於
乾資生於坤而具氣莫不出內乎艮故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而艮
者又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是三卦者皆易之大用而聖明用易者
之所尚也故易之為道兼三才之義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
之時用大矣哉時更往聖世歷三古自宓犧至于黃帝自黃帝至于夏
自夏至于商自商至于周有帝王者出聖作明述莫不制易以取義用

易以乘時觀諸三易連山者宓犧之易夏后氏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體以艮為首盖以艮者山也艮所以成言乎物故曰連山具其體也歸藏者黃帝之易而商人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體以坤為首盖以坤者地也坤所以厚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逮至于周而易之書大備故周易之卦以乾為首盖以乾者天也乾所以首出萬物故曰周易觀其象也三易之體各以一卦為首各以一義為先要之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聖人之於易象法天地對育萬物其傳心之要出治之法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肆周官六典三易並掌於太卜簭人之官其不可主一發一明矣乃若其占則有不同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同是體也而夏商以不變為占周以變者為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講明三易者尚有攷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繫辭者已有感於斯矣按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司馬膺註隋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志歸藏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以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冠於周易以備商易之闕記禮有言我欲觀夏禮杞不足

證也我欲觀商禮宋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愚於三易亦云

四營成易之說

不觀周易繫辭無以知四營之說不讀三墳易典無以辨四營之名夫分二象兩卦一象三揲四象時歸奇象閏蓍法有四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各以四推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蓋營者經營之謂而四者言四正之卦也乾坤離坎是為四正掛八卦於八方而以四正之卦左右而經營之是為四營何以言之蓋乾營左重得十八卦始於訟曷大畜需革无妄中於遁睽䷥壯家人兌復終於遇夬大有同人小畜此則以純乾之體而一營也坤營左重得二十四卦始於臨蹇震觀解艮中於否泰隨蠱既濟未濟師謙復比終於豫剥升屯明夷萃晉蒙此則以純坤之體而二營也離營右重得十四卦始於中孚大過中於噬嗑渙常賁節咸終於旅損井豊益困此則以純離之體而三營也坎營自重又生四卦始於小過中於頤終於漸歸妹此則以純坎之體而四營也故周易繫辭曰四營而成易

三墳易典曰四營而成重卦正謂是也不然乾營坤營離營坎營四篇可以無作學者苟試思之則過半矣又何待愚之贅言

大象名卦之義

義易之旨即大象以明之固然也然聖人名卦或取於義或取於爻有不待大象而後明者何也

古今言易者無不據大象以求立卦之旨是皆未知易也聖人名卦取義不一有取於二卦之象者有取於二卦之義者有取於爻之變動者取於二卦之象則如坎上離下之為旣濟坎上艮下之為蹇之類是也取於二卦之義則如動而悅之為隨明以動之為豐之類是也取於爻之變動則如柔進而履剛則謂之履剛反動於下謂之復夬剝損益之類皆是也故夫子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言取義雖雜而於理皆不起也自夫子沒學者多不究此義謂聖人立卦皆取於上下二象是守株之學也蓋易之旨盡在伏羲之畫特以形容其象已形之義耳然卦有得而形容者有不得而形容者不可專據此以求易也若易之旨必待大象而後明則夫子未作之前文王周公何所據依乎固嘗論之震上坎下為屯坎上震下為解坎震相遇一也大象在屯則曰雲雷屯在解

則曰雷雨作解坎之一象或曰雲或曰雨何也盖聖人欲明屯者難之未解故謂之雲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謂之雷雨若專一義則不通也其在困則坎下兌上坎水也兌澤也據二象當為澤中有水夫子乃曰澤無水困盖不言無水無以見困之義也然此猶可以形容也固有理之不可以形容者聖人亦但言二象相遇如是耳未嘗殫之也其在豐震上離下而亦謂之雷電學者皆疑象文之倒謂六十四卦者未有如是者不知聖人之旨不然噬嗑與豐之成卦不取義於雷電既不取義於此則謂震下離上為雷電可也離下震上為雷電亦可也若世儒所說在噬嗑必謂之電雷非惟言之不文且拘之甚也非特此耳澤中有雷不足以見隨之義山上有火不足以見旅之義風行地上不足以見觀之義山下有雷不足以見頤之義何者隨之為卦已取義於動而悅不取於澤中之雷也旅之為卦已取於一陽之來下不取於山上之大也觀之為觀已取義於二陽之在上為群陰所觀不取於風行地上故也頤之為頤已取於二陽合應上下中虛動不取於山下有雷故也

若是之類先儒彊求之皆不通也若以大象即可以求卦之旨則以雷
電求噬嗑矣聖人何以復告人曰頥中有物曰噬嗑以山下有雷求小
過可矣聖人何故又告人曰有飛鳥之象焉說者徒知雷在天上之為
大壯不知聖人乃謂剛以動故也徒知澤上有雷為歸妹不知聖人乃
謂悅以動所歸妹也求損之旨惟於山上有澤不知聖人告人損下益
上乃以為損也求益之旨惟於風雷不知聖人告人損上益下乃以為
益也學者之於易能知此理始知聖人名卦之旨庶幾可以入易之門
也世之言易者問以六十四卦之名顯然易知者或能知之如萃如升
如旅如渙中孚小過之類並莫知名卦之由此已不知況其名卦微旨
乎而自謂探易之閫奧遂以名家嗚呼甚哉其相蒙也

群書考索卷之二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三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教諭譚　瑋　校正

○經籍門

易類

乾坤陰陽之純粹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文公

乾道坤道之說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同上

乾是氣之體統

問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體統指乾道而言耶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元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體統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當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同上

乾元亨利正之德

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正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正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著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元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正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同上

乾不言凶乾不言凶而言有悔悔與凶何弊也

仁宗朝賈昌朝講乾卦謂乾卦大旨在上九一爻此爻在无極必有凶

災不言即凶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脩德以齊世則免悔而獲吉矣

坤德得乾之半

蓋陽大陰小陽則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如乾無所不利坤只利馬之貞皆是文公文集

復是陽氣之初

易之精微在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始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同上

常非一定之謂

常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同上

升萃二卦之義

問升萃二卦之義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正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同上

艮不終止

艮止之義於卦明矣然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何哉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莫善乎艮又曰成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終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爾

訟言吉凶

訟卦九二不克訟无眚九四不克訟安正上九或錫之以帶終朝三褫之夫二與四不勝者也然且至於无眚與告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存三褫之辱何也

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不勝怨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正无眚止訟之道也

渙以立廟

渙之為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且曰王假有廟象曰先生以享于帝立廟也

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旣立享之而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

著述序卦

序卦之作所以明大易之蘊然韓康伯以爲非易之蘊何也

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也然而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韓康伯已開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何謂耶大三才之交錯萬事之紛揉未嘗有獨行而無法唱之而無應者是故剛柔相配小大相承強弱相長故言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弱必有強易卦之序豈非二二而相從者乎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也氣之始蒙識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爭故需對訟師憂也比樂也故師對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不惟其義之若是觀其九六奇偶之畫或上或下或相反或相生亦兩之而爲比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今序卦之文蓋不協矣有義之苟合者或義之不合而強通者是豈聖人之言耶學者究之而自知此不可以偏舉也學易者知夫所謂二二而相從則於三才之淵萬事之變可以心通

而得易道之半矣淇水文

當期之日 夫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九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由是觀之則知聖人特言乾坤二卦之策數何嘗於六十四卦之爻論乎然以易緯參之則以六十四卦一爻配一日期數且不相當何也

聖人作易本以明道其緒餘可以卜筮而已而後之言陰陽者言星曆者言樂律者莫不於易求之求之自以為得配之自以為合然則為聖人之意則非也古之言卦氣者本於何書出於何氏易緯稽覽圖曰卦氣起於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則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世儒傳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蓋起於此嗚呼木鐸無聲大易不振至使讖緯之學本誣史之說假易道以自神學者不察遂為成說亦可以悲夫彼其意蓋見夫子於大衍有謂當期之日於後有謂七日來復故以為說耳此甚不可也夫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九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據此乃言揲

蓍之法乾老陽三火之餘得四九三十六策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則二百一十六策坤老陰三多之餘得四六二十四策一爻三十四策六爻則百四十四策合乾坤六爻之策數則為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是特聖人言乾坤二卦爻之策數如此何嘗為六十四卦之爻論乎何嘗以一爻配一日乎聖人言乾坤二卦之策數易緯乃以六十四卦之爻數配之何耶豈非以二篇之策數有萬一千五百二十不可以相配故捨聖人所言之策數而求聖人不言之爻數也三百八十四爻已踰一期之數矣不相當也於是又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為方伯以此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損四卦主四方又不足於期數也於是又有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每卦得六日七分然後足其數吁其亦迂曲僻怪牽強配合甚矣經曰七日來復言復卦自姤初六至此七變而成爻於臨曰消至于八月有方言一陽方長終為二陰所臨也或言日或言月以陰陽言之耳來復者陽也為陽言故云日消臨者陰也為陰言故云月此乃告人以陰陽消息之義何嘗謂卦氣七日乃當復

乎借曰卦氣以七日當陽何得又云六日七分乎又知坎離震兌不與
當日之數何自知之也蓋不過求以足當期之數不得不強說也使一
朞之數三百八十有四日則必不省四卦當四方矣不知夫子謂當期
之日無他特以乾坤策數大率與期數合亦如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之意矣期三百六十有六日聖人但以三
百六十當之者舉其大率相當爾若果以一策配一日則其數不足也
且下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只以萬數當之足
矣其餘又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以能當其數耶為數氣之說者能強相
配合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足萬物之數然後可以當期之日配卦
也不可強於彼而復彊於此妄說可知也子雲儒之勤而陋者也凡易
之精義與旨皆所不見而徒模倣形象本易緯卦氣之陋說而作太極
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太元亦始於中終於養吾不知卦氣必知於中
孚者何又子雲乃法之效中孚卦四陽二陰四陽處乎上下二陰處乎
內謬著皆曰中孚之象如孚卵然二陰居中有孚故曰中孚此不知易

著之誤說也攗中孚信及豚魚聖人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二陰謂之在內則可謂之剛得中則非觀三與四陰爻皆無誠信可言何孚之有不知聖人名卦曰中孚者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四之中故五曰有孚攣如二則有鶴鳴子和之德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於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今乃以冬至節氣當之何義此已不可其他以某卦配某節俱非理也太元法之乃云信無不在其中果易旨乎使子雲而深於易必不作太元溺星曆而遠於道也學者暗於易道而不究始為卦氣之誤說反以為易與太元非當期數何以配之皆合夫一朞之數不過三百六十日有奇必彊配之何患不合古之樂律不過十二京房則衍為六十已可怪矣至梁沈重又因房之六十律從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其名有阿衡歸仁俾義九有之異何理也哉苟欲配之誰能彊其不可設夫太元以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當期數亦無異於此者矣其以少配謙以將羨配臨以斂配小畜以交配後之類殊非理又亦何異以阿衡歸仁之類比黃鍾太簇也嗚

呼子雲知悔於作賦而不知悔於草玄何察於小而昧於大也

十翼總論

先儒以繇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後人又以繇彖大小象說卦序卦雜卦分乾坤文言為二加每卦无咎悔吝之辭為十翼先儒之說非也後人之說亦非也古者易之繇為一簡易之彖為一簡文言為一簡繫辭為一簡自鄭元學易始以易象與辭分繫諸卦至王弼注經復以文言隸乾坤今以上下繫為十翼之二不知今之二繫乃七十二子傳易之大傳也何以言之以其辭之中有子曰之言也非夫子之十翼明矣今以乾坤文言為十翼之二不知聖人作乾坤文言以人易蓋並為一簡特分繫於二卦此不過十翼之一耳豈可岐而二哉若以无咎悔亡等語為十翼之一此其說則可信田京二家之書脫去无咎等字或者謂之所傳之誤然一二卦可也不應六十四卦皆誤也當時无咎悔亡等害別為一簡田京二家失其簡故耳此謂之十翼明也然十翼之中當增以爻而并文言為一也且繇而後彖彖

而後彖象而後爻諸卦皆然惟乾坤先爻而後彖象爻與小象既異則爻為十翼之一亦明也諸卦皆分繫唯乾卦不然蓋亦存古之意

文王重易

以大傳言之取益取噬嗑取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為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六爻也然則揚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六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

論重爻之義

重卦之義先儒之論不一王弼謂伏羲畫卦即自重卦是或於十三卦之言也鄭元謂神農重卦是以連山為神農之書也孫盛謂夏禹重卦則又或故連山為夏易之言也孔穎達黨王弼之議而又申之以取渙隨之說皆非也惟史遷以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攷之於易為有證耳

論九六之數

先儒為九六之說多矣謂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中陽可使盛陰不可使過此一說也謂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又一說也謂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陽老陰其類能變故不取七八而取九六此又一說也三者之說互相是非莫知所定獨不質諸孔子之言乎曰參天者一三五也此陽數之所以爲九也同兩地也二四也此陰數之所以為六也九六之辨孔子已言之矣

易者性命之源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通書第一章解

易者義理之宗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通書解

動靜闔闢之理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 文公文集

流行變通之體

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謂之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 同上

未畫而理已具

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後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 同上

羲文有先後

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惟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上同

三聖教法不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而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益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以所其為教為法若不得不同而道則未嘗不同也伊川先生易傳後書

孔子推出此理

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〻〻所教詩

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文公文集

推義理以明訓戒

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同上

彖辭變占之義

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辭爻辭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與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焉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

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變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 同上

卦辭自然之理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 同上

看易先看四書

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可遽及此耶 文公文集

變亂於費氏王弼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觧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

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情哉 同上

程易傳意味無窮

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 同上

揲蓍之法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蓍數之用

太元蓍數三十六虛三而用三十三者三才之義也潛虛蓍數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者五行之象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而用四十九者豈

非虛一為元氣之本乎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耶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於北而生水地二十騰與天七合於南而生火天三左旋與地八合於南而生木地四右轉與天九合於西而生金天五冥運與地十合於中而生土五十有五為天地之極數而衍數五十則天地之用數也以天地之用數而虛一而用四十九焉愚不知所取義者何說聞之京房之論矣有曰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而一不用者天之生氣是已聞之馬季良之論矣有曰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是為五十而一不用者北辰不動是已又聞之荀爽之論矣有曰卦有六爻八六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是為五十而一不用者乾之初九潛龍勿用是已然京房知舉二十八宿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者同氣而總名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舉初九之一爻誠不足以知大衍之妙也知大衍之妙者惟韓康伯近之夫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與之成斯易之太極也然以愚論之則蓍用四

十九不為無所證據蓋蓍之德七員而入神卦之德八方而入知以蓍之七推之七七則為四十九亦猶卦之德八八而六十四也彼康成以減五又減一為說姚信董遇以六卦減六為說顧歡以神數虛一為說不惟不足以知大衍之妙亦不足以知天地之用數耳

七八九六之數

知天地之成數而後可與言易數之妙知五行之陽數而後可與言易數之宗蓋易用七八九六實本之天地五行也何以言之六八者地之成數七九者天之成數取數之成而遺地十者十為數之窮也水陽數六陽陰數七木陽數八金陽數九用數之陽而不用土五者五為數之中也然則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義誠有可證者也夫三揲皆少其數總十有三以四十九策除十三餘三十六是為老陽乾之象也以四計之凡有九揲故四九之數曰老陽三揲皆多其數總二十五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五餘二十四是為老陰坤之象也以四計之凡有六揲故四六之數曰老陰二多一少數皆二十一以四十九

策除二十一餘二十八是為少陽震坎艮之象也以四計之各有七揲故四七之數曰少陽二少一多數皆十七以四十九策除十七餘三十二是為少陰離巽兌之象也以四計之各有八揲故四八之數曰少陰然七八九六之數必以四而求之者盖揲蓍之法起數以四而非四營則不足以成易也錐然六與九合七與八合分而言之各有十五數是又得河圖之生數也不然論着何以曰生生之謂易

揲策變爻之法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手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當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准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及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分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

前爻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如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易啓蒙例

縱橫順逆之數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扵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扵法象見扵圖書者有以啓扵其心而假手焉耳易啓蒙

變化離合之妙

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九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奇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

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而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繫辭本義

掛扐過揲之數相參

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

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陽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為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亦多為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為二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為一物而迭為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故為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易啓蒙

乾坤二卦之策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二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各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啓蒙

上下經二篇之策

上下經六十四卦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一千

五百二十也 啓蒙

蓍策自然數

數蓍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某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是已若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文公文集

爻卦自然之序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見二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

陰陽老少之爻

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三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
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
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
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
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
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
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
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百二而為百九
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九六七八之數

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
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五老七八為少然陽極為九則退八而
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
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答方伯撰

以一約四之義

其實以一約四以奇以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即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宜會焉初非有異說也同上

六十有四之數

蓋四數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着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文公文集

蓍七卦八之義

蓍必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来卦必八為數是用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 文公文集

内外貞悔之名

内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人是後一段事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 仝上

太一兩儀三才四時之象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乙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尤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

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
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
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
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
於策四策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
者積餘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
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
揲兩扐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
置前掛扐之策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蓍卦考誤

全數自然之妙

盖四十九者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
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
自然之數如牝牡之相啣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
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

皆不可以不察也同上

天地生成之數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書成而次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六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乃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同上

四象自然之理

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名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上仝

三變多少之數

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

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著卦考誤

三變所得之數

四象之次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二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為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

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蓍卦考誤

三變皆掛之法

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一也掛一而左三右一者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一也掛一而左二右二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而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餘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廿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數本皆二十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十少陽九老陰○仝上

察陰陽以畫奇偶

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奇以象陽畫⚋偶以象陰

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 本義

奇偶相加而成卦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成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緐乃校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賭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 啓蒙原象

剛柔相摩而成卦

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易本義）

伏羲畫卦之義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盖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黙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太極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成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易學啓蒙）

陽乾陰坤之體

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

之體立矣 易本義

乾坤生六子之象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易啓蒙

自下為初之義

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 易本義

陽爻陰爻之别

陰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陰數六為老八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陰爻為六 同上

總論卦爻彖之義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
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
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
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
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
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自有不容已者
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便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息
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為便為善否
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
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之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
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
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
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
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

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盖其所謂象者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文公語録

元包擬易之作

元包作於誰乎衛元嵩也傳之者誰乎蘇源明也注之者誰乎李江也元包果何為而作乎為擬易而作也何以知其為擬易夫易始於乾文之昭也包起於坤資之用也此非蘇源明之傳元包乎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唐曰元包此非李江之序元包乎觀蘇李之言則信乎

甚為擬易矣嘗讀其書古字多而辭意蹇澁不足以擧羲經之逸駕易六十四卦分爻布畫所以彌綸天地之造化元包有卦無爻何義也易用蓍策叙老少所以推驗陰陽之變化元包分太少孟仲何見也借曰用坤為首吾得歸藏然坤卦始於荒芔莫然終於厥飭惟極凡有八句而餘卦半焉何意也雖然蓍用三十六猶得之太元以求第四爻而為變是得之世卦遊魂之說以需下三爻而不變是又得之世卦歸寬之說後學崢嶸亦未可以淺議元包云

邵康節正元之作

陳漸之演元所以發太元之旨旲祕之音義所以祛太元之疑陸績之釋失又所以辨太元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賴於陳漸旲祕之功而正救舛訛若非陸績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元乎夫所謂正者則正救之謂也以楊子雲之太元而邵先生正之固非短於雄而詡己而長也實欲以正太元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元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元也深矣且方州

部家名曰四重元何義也正元則以方州部家而為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元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為九贊元何拘也正元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元之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為九卷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為一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冗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類無非正擬太元而為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書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於太元也深矣哉

群書考索卷之三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經籍門

書

古文今文之別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太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文公語錄

孔壁伏生所傳之異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太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

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語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同上）

有平易難曉處

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僝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同前）

書中體製不一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同上）

典謨盤誥未易看

三典三謨其言奥雅學者未遽曉會後盤誥等篇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其言治心脩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

之別同前

安國伏生之書難易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同上

典謨備訓誥誓命之體

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體皆具焉與其他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

効命致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陳經

觀書不可以定體拘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卑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逆有誓焉則俾士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燦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不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於文侯誓著於秦魯蓋稷謨也而不言謨旅獒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誥而不言誥胤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微旨誦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要在默探其道惟夫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殆乎其有所得者矣定齋

書著通君臣之情

敷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贊啓之而曰誥陳其功而迪之曰謨循其道而

叙之曰範誦其闕而規刺之曰箴愛之切望之深舉其可畏可慕者而警之曰誡遷都非細事也而諜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寵致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衆言之弗協接疎逖之餘民以容適於正都也而且諄諄然諭之以無我怨帝王之心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見吾績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儆厥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咸懼修飭無所不用其至也而尤懲之必迷亂禹益臯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辭訏弗巽于外蓋有相容而無疑者矣 鄭域

書之存失其傳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

公於京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也胡五峯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皐陶謨皆以若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若稽古乎荅曰唐虞之道直而紀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紀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訏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紀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攝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湯元靖

盤誥之書斯民目擊而心聽

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懵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如爽秋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廢

書而驚曰古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誥殫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俱曰知之何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與語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聱牙佶強難入之言以驚狒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馬子才

周官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存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東萊

訓誥誓命之文不同

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

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語錄

書傳非出於安國

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章麄魏晉間文章細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同上

小序不出於夫子

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而思日贊贊襄哉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從說得多端非本意也同前

讀尚書不如讀大學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展開是多少舜典又詳之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少 同上

詩書具大細之理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 同上

堯典述禪位之事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次天下授舜 前仝

堯典紀為治之序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

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同上

堯典禹謨稱虞書見其道同

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也盖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守一道自古繼繼承承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三聖之時時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以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夏則可以統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夫子之意固不深歟 夏先生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

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删書獨斷堯典為始何也曰聖人所以與世立教於百代纂爭之亂也其删書也斷堯典始焉美其能

以聖遜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篡之悖者懼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微旨可知也楊元素

堯典為虞書以成堯之遜

仲尼定堯典為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終文祖之日而遽受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俻使舜之跡著於天下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移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將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同上

堯舜謚號 釋堯舜者曰堯舜謚也翊善傳聖曰堯二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然未知所以著謚法之因也

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漢武堯舜謚論

堯舜傳禪 堯禪舜則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何耶

或曰昔者群臣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獲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受位而去然尤患天下之懷也巡狩于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勳 謂放勳爲堯名書之釋也然果何所據依乎

放勳作堯號蓋史稱堯之道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

若以堯號放勳則皐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理

怡川

堯典中星 堯典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說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今何不云昴而必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去四凶 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然則堯所未能乎

萬物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舞干格苗 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但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一何易乎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以服我有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聖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反掌耳然自謂堯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

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民不服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暴用威乎

啓與扈戰 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若啓天子也扈諸侯也何以與戰于甘之跡

戰危辭也知有扈之强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之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有扈不恭啓失其制故至于大戰夏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 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義何如也

湯放桀先伐葛伐韋伐顧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惡利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

者且致之致使曉不得亦不濟事文公語錄

商書幾篇分曉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盖高宗資質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嚴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同上

盤庚五誥難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同前

周誥如曉諭之文

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来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仝上

禹貢酒誥可疑處

書中亦極有難攷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

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上同

武成記事 武成一篇乃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者也然諸儒所以疑之者有說以其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月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脩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其受會於牧野既曰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其顚倒斷絶有不容以不辨者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所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以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已簡編斷絶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邪特為之疏義故說行於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謬者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與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顚倒錯亂然實究其

亦實未嘗錯誤也蓋古者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惟記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下並史官之辭舜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書並史官當時之制此又有體也其可一槩觀邪武王伐紂五書泰誓三篇牧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著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書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傳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

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征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哉生明王來于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家君百二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爾下至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說也學者反覆深思理可見矣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尤不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特疑其二人伐罪不至於血流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武成一月 泰誓武成月不稱正而稱一者何也

大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也

考齋四卷終

群書考索卷之五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書

洪範九疇 劉氏之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引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水冰為證劉向以陰氣脅木木為槁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陰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執辱之興或又以為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成公十四年八月御廩災為證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歆則曰棄法度亡禮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惰也吾不知何從又以木不曲直則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順之則其法為攸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極不能當於庶徵又有厥咎厥罰常陰之說此其又惑矣

思昔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於五福六極不問能無後先患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堙洪水汨陳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火性失則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以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庶證而已曰肅時雨若義時暘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以人事上經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與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說然也非箕子之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貌次金以當言次水次火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須庶證謂謀肅乂晢聖之言今五行乃先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無肅乂謀晢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次八曰念用庶徵謂之庶徵則直以為五事之證驗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自八政五紀自五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鑿之不可而惟此之求矣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

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吾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不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有是理乎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惑之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五行相生

陽變陰合物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尤和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物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

從土中旋生出 文公語錄

陰陽在五行中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盖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是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 同上

虛明虛暗之理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同上

錯綜相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相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陰陽事 同前

土旺四季之義

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土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之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同上

陰陽生五行四時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繫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太極圖）

天地氣質之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仝上）

五行分合之理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文公文集）

洪範始終貫皇極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聚斂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證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語錄

人君端本示儀之理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脩於己而已一五行是發源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權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證則天時之證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證驗也其本則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

等皆無歸著處同上

人君爲治之心法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中不可以訓極

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星極之極民極之極詩緝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均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方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文公文集

極者標準之義

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同上

後人訓極爲中非是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

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盖亦未為甚失而
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同上

窮極極至之義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太極如屋
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語錄

極不可以訓中

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
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
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同前

君奭之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此孔子說也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亦曰成王幼周公攝政因踐於召公說之乃作君奭未知所以不悅而疑之者何哉孔穎達曰周公既攝既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留也王氏曰襲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懷以易懷之資任難繼之事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悋也蘇氏曰成王既後政而詩謂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有疑也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學經之弊正坐於此拘辭失意豈惟詩而已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悅之言書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耶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自有所不悅也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對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說之旨蓋謂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際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終始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為忘身愛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始終盡忠不去王室故謂之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是以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虢叔閎天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也也今予暨汝奭

其濟小子同未在位之時不可以位尊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
故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以留則不能致
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極使汝明朂偶王其敢忘之
乎及其終又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言汝惟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
後可也深玫一篇之義無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欲與
同濟成王時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
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
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苟
造德不降之言乃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
謂也故曰召公自有所不悅爾非為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
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
一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之魯國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
君奭之書八臣愛君之義盡矣

穆王三書

嘗謂夫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使後世觀者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知偃王凡君國子民者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游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成賓祭於徐執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烏乎知退之說則夫子所存穆王三書可以發而無府究其所以及退之時才於智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

夫乘八駿而宴王母出於列子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丘以至于瑤池此但列子假托謬悠之言以神其神仙之術與謂黃帝不親政事晝想華胥之事同並列寓言大槩譎恠如此後左氏不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邪以穆王宴瑤池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邪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於異端不已頗乎且其言謂偃王誠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

王誠知仁義者則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千六國玉帛之贄乎信一誣惑之說而矣夫子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冏為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伯冏君牙之得人且知其惕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老耄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謂徐子僭王已謬況又受諸侯之贄乎今之世儒有讀伯冏為大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四百年耄荒則曰老而荒怠故好遊也蓋列子之說傳為左氏又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荒言時已老矣年雖耄而猶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正見其不怠也荒度之

義與禹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聞聲覩影毀譽失真至有無兄盜嫂無妻撾婦翁之謬街談巷議不足恤而韓子亦信之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

呂刑非先王之法

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嘗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文公語録

秦誓何以入經 秦穆公夷狄君爾以夫子定書何以秦誓附之於帝王書之後

百篇之書帝王大訓特存秦誓者蓋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可免猶不敢廢人事焉若曰旌穆公之改過用人彼夷狄之君爾既死猶以三良殉葬豈其能改過而用人者乎

諸臣執贄 書記舜巡狩之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氏傳曰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元纁黃之說於經則無所據矣況舜之東巡肆覲東后方與諸侯協時月同度量脩禮王諸侯世子何得執纁以見乎孤之名起於周官爲三宗之貳書春秋與孟子言諸侯之制並無孤之名獨周禮有之舜之時未可據此且世子必執纁孤必執元附庸必執黃

所取何義若無義則謂匹手執元纁執
帶附膺執纁亦可也是故不可不辨

孔子釋書類皆亡攟有如舜之東巡肆覲東后雖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而未嘗有纁元黄之說與夫羔鴈雉之言此孔氏攟周禮太宗伯之文因以意而觧之其失亦甚矣且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蓋彼攟周官書有執之文孔氏之失正自周官書誤之也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曰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攟春秋魯莊公娶夫人使宗婦以幣見春秋書曰大夫宗婦覿用幣不聞其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盖用玉帛連文其實執玉奠帛也若信周禮謂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鳥乎執帛尤可也曰羔鴈雉之物其可執乎方卿大夫之見天子鞠躬屛氣傴僂不假而乃手執羔執鴈執雉果為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生禮執持惟恐或失不知何如拜趨俯伏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且必取此三物何義鄭氏曰卿執羔者取其群而不失其類或曰羔群而不黨凡鳥獸各以其類聚何特羔不失其類乎又

安知羔之不黨乎陋說之甚也大夫執鴈者取其俟時而行如大夫之隨君也凡人臣皆當隨君而大夫獨取此義何耶士執雉者謂士當如雉取介為君致死也凡為人臣者皆當為致君死何特士也哉若如所說則卿之所執亦可以為大夫之所執大夫之所執亦可以為士之所執皆不通之說蓋作周官書者但見舜典上有五玉之文以玉為可執則下之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皆可執也諸侯既執玉矣則其餘所執者不得不強以孤卿士大夫當之是不思之甚不知舜典之旨不然舜之行守諸侯各執玉以見而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特以為贄見之禮爾古者君臣相見必以見土地所生之物而為之贄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方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布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謂之壤奠舜之諸侯以三帛二生一死贄者亦壤奠之謂也禽鳥之物性馴擾者則生致之性耿介者則死致之此皆使人致之於天子天子受其贄而還其玉故曰如五器卒乃復使孤卿大夫士常執之物天子不容受之不與五器俱復也觀此則可見執羔

執帛等之説爲謬矣執帛執羔固不可而又謂庶人執鶩工商執雉愈可鄙也謂孤卿執鷙何所見邪此又因舜典之文而增益之惑世之甚也矣

書至文侯而誥命絶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驕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異而明辨焉

文侯之命見周終於東

嗚呼周所以終於東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服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守而君臣釋然遽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拜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盧矢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東郇爾都用東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怡王室無

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書録秦誓見帝王之道未嘗終

五帝三王之命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列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尤可復也充魯國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之道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書非甚高而難行

昔孔子序書録上古之帝王於其興革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畧盡矣今其存者其智謀非有出於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於衆也則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以已為不可私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事而慶兵中如是而已矣葉水心進卷

群書考索卷之五 畢

別集